

古之學一今之學棼

罕譜醫物

古之學實今之學虛

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

古今不同何其甚也

李塨年譜

年譜叢刊

李 塏 年 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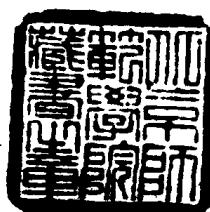
〔清〕
陳祖武點校 撰
劉調贊辰

中華書局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3482



1193482

責任編輯、胡宜柔

李塨年譜

Li Gong Nian Pu

馮辰璽

劉調贊

陳祖武點校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8 3/8印張·144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1400 冊

統一書號：17018·188 定價：3.00 元

ISBN 7-101-00431-8/Z·49

點校說明

一

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字剛主，號恕谷，河北蠡縣人。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舉鄉試，後迭經會試不第，以著述授徒終老鄉里。他師承顏元，一生講求實習、實行、實用之學，是著名的李學派的創始人之一。

李塨年譜，原名李恕谷先生年譜，凡五卷。前四卷爲馮辰撰，第五卷爲劉調贊撰。馮、劉都是譜主李塨的弟子。馮辰，字樞天，一字拱北，河北清苑人。生卒年不詳，約當清康熙中葉至乾隆初葉。始爲諸生，自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年）起，從學於李塨。五年後，李塨西遊秦晉，馮辰即遵囑前來蠡縣，教其子侄羣從，並承命爲之修年譜。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李塨病逝，祭文即爲馮辰所撰。後以教學鄉里終其一生。著有喪禮疑問、學規、家勸等，並輯有諺語一部。晚年失明，多倩人代書，所輯諺語即以倩人諺語爲名。劉調贊（一七〇〇——？），字用可，河北威縣人。自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起，從學於李塨，時年

二十四。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年），爲李塨召至其宅，教授子弟，並續撰年譜。後協助李塨建道傳祠，以傳授顏元、李塨之學爲己任，成爲李塨晚年的得意門人。著有士相見禮儀注、冠禮儀注等。

馮辰所撰前四卷，起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迄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年），所記凡五十一年間事。脫稿後，曾於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年），由李塨摯友惲鶴生校訂，並經李塨本人審閱。惲鶴生（約一六五五—一七四三），字皋聞，江蘇武進人。早年工於詞章，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年），舉鄉試，後以遊幕爲食。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年），幕遊河北，結識李塨，盡棄舊學，成爲顏元私淑弟子。他以治毛詩見長，著有思誠堂詩說、讀易譜、禹貢解等。晚年南歸，執教常州，名重一方。劉調贊續撰稿，初止於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年）。李塨逝世後，劉氏又於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補輯雍正八至十一年間事，所記凡二十三年。至此，年譜始成完稿。

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年），馮劉二稿又經李塨裔孫鍇重訂，刪繁補闕，更臻完善。李鍇生平，已不得詳考。惟據其所撰恕谷先生年譜總跋可大致推知，嘉慶間，他曾在唐山學署供職，此後便默然無聞了。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李氏後人淑將家藏譜稿付梓，翌年書成。

李恕谷先生年譜自康熙四十九年始撰，迄於嘉慶十九年重訂，直到道光十六年刊行，中經多人辛勤筆耕，歷時一百二十餘年，成書可謂艱難矣！據劉調贊續纂李恕谷先生年譜序稱，繼馮辰之後，李塨門人劉廷直亦曾有過續修年譜之舉。但譜稿於調贊續修前即已遺失，之後亦未見他人述及，想是早已不存於世。

二

明清之際的學術界，一如其所據以立足的社會，諸說比肩，雲蒸霞蔚。清初的顏李學派，便是其中的一支突起異軍。它首創於顏元，大成於李塨，在康熙、雍正間的學術舞台上，活躍了近半個世紀。李恕谷先生年譜如實地記錄了李塨的一生學行和思想，為研究顏李學派提供了寶貴的歷史依據。這部年譜的編纂者，雖然遠非一時學術名家，而且在衆多的清代碑傳文中，也幾乎為人們所忽略，但是這絲毫不影響他們作品的存在價值。馮、劉二人繼承顏元、李塨倡導的實習、實行、實用之學，鄙棄數百年來理學家的「黨同伐異，虛學欺世」，同樣都是顏李學說的忠實傳人。在年譜撰寫過程中，他們始終抱定「功過並錄，一字不為鑲飾」的宗旨，據事直書，翔實可信，成為這部年譜的鮮明特色，從而也賦予它以較高的學術價值。

首先，李恕谷先生年譜如實地記錄了顏李學派形成的歷史過程。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河北博野縣著名學者顏元前來蠡縣講學。面對理學家「性與天道」的鼓噪，顏元力倡恢復「周孔正學」，「別出一派，與之抗衡」（習齋記餘卷三寄桐鄉錢生曉城）。鳳鳴朝陽，震聾發聩。李塨聞訊，專程前往拜謁。從年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這次訪問，成爲李塨一生爲學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從此，他決意追隨顏元，致力於經邦濟世的實學，成爲顏元學說的篤信者。他說：「咫尺習齋，天成我也，不傳其學，是自棄棄天矣。」（李塨年譜卷一，二十三歲條）

當時，三藩亂平，臺灣回歸，海內漸趨承平。經歷清初數十年的社會動蕩，王陽明心學盛極而衰，程朱理學乘間復起，以致河南、北一帶「人人禪子，家家虛文」（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五十八歲條）。顏元針鋒相對，大聲疾呼：「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習齋記餘卷一，未墜集序）李塨作同調之鳴，指出：「程朱、陸王，非支離於誦讀，即混索於禪宗。」（年譜卷二，三十一歲條）他斷言：「今之虛學可謂盛矣，盛極將衰，則轉而返之實。」（恕谷後集卷一，送黃宗夏南歸序）康熙四十三年九月，顏元逝世。在舉行葬禮前夕，李塨告慰其師道：「使塨克濟，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虞夏。即不得志，亦擬周流吸引，鼓吹大道，使人才蔚起，聖道不磨。」（年譜卷四，四十六歲條）自此，他北上京城，南遊江

浙，西歷秦晉，爲之進行了終生不懈的努力。他在當時的學術舞台上，高高地樹起了顏李學派的旗幟。

其次，由於這部年譜強調一個「實」字，因而它在敘述李塨對顏元學說繼承和張大的同時，也如實地記錄了顏、李之間在思想、學風、立身旨趣諸方面的若干歧異。而這些記載，對於探討顏李學派的演變，是尤爲寶貴的。在這個問題上，年譜以確鑿的事實表明，四十年前後的南遊，是李塨爲學的一次重要轉折。之前，他篤信顏元學說，亦步亦趨，「不輕與貴交，不輕與富交，不輕乞假」，認爲：「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年譜卷二，二十九歲條）他所經歷的，是一個原原本本地吸收和消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向顏元學禮，向張而素學琴，向趙思光、郭金城學騎射，向劉見田學數，向彭通學書，向王餘佑學兵法，使其在學術上得到充實。到江南以後，那裏學術界的新鮮氣息感染了他，使他看到顏元學說之外，尚別有天地。

康熙中葉的江南，經學方興未艾，樸實的考據學風正在醞釀。費密、毛奇齡、閻若璩、姚際恒等，究心經籍，專意著述，宛若羣葩爭妍。在連年的南北學術交流中，李塨與上述學者往復論學，多有過從。他既使顏學第一次遠播江南，又兼收並蓄，使之擴充而同經學考據相溝通。其中，毛奇齡給予他的影響特別深。李塨在六藝之中，關於樂學的空白，就是

師從毛奇齡來填補的。他的若干經學、音韻學主張，也源自毛奇齡。在毛奇齡與江南學風的潛移默化之下，李塨接受了經學考據的綿密方法，把顏學與經學考據溝通的結果，使他不自覺地步入了考據學的門檻。南遊中及稍後一些時間裏，他所陸續撰成的《賦考辨》、《禘祫考辨等》，就都帶着明顯的考據色彩。在結束南遊前夕，他還用考據方法，「遍考諸經，以爲準的」（《大學辨業自序》），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之作《大學辨業》。晚年，他更「流連三古」，遍注羣經，雖旨在對顏李學說進行理論總結，但實則已與考據學合流。所以，錢賓四先生早年就說過：「習齋之學，得恕谷而大，亦至恕谷而變。」（《清儒學案序》）可謂不刊之論。

再次，這部年譜的學術價值還在於，它保存了李塨與一時學者間的若干往復書札。譬如李塨的上顏習齋先生書、復邵允斯書，以及費密、毛奇齡、王源、惲鶴生、方苞等人的致李恕谷書，對於探討各自的學術思想，知人論世，把握康熙、雍正間的學術趨向，都是極有價值的材料。而這些書札不僅恕谷後集失載，且多不見於各家文集，彌足珍貴。

三

當然，在肯定李恕谷先生年譜歷史價值的同時，也必須看到，它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譬如關於李塨遵循古禮的所謂「一歲常儀功」，翻來覆去，不厭其詳，雖旨在表彰譜主「悔過

遷善」之勇，但却有失累贅。又如在述及李塨與方苞的關係時，尤其是對方苞代李塨謝絕清廷聘用，把過失全然委之於方苞，也不盡公允。此外，在編寫體例上，由於對必要的歷史背景概未交代，因而譜主的某些思想變遷，便無從據以尋出脈絡。譬如年譜中記錄了李塨晚年在思想上的一些倒退，但是，由於對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清廷將朱熹從祀孔廟的地位升格，沒有作出交代，這樣李塨從批判理學的陣地退却，就顯得原因不明。事實上，清廷的這一舉動，無異於對清初重起的朱陸學紛爭作出官方定論，只許尊朱，不許從陸，更不允許如同顏元、李塨那樣，直呼其名地指斥朱熹。清廷的干預，實質上是對顏李學說的沉重打擊，它也正是造成這一學派在當時不得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至於年譜中述及農民起義及鄭成功抗清處，皆出詆諭之詞，乃是歷史與階級局限所使然，讀者自能辨析，此處無須再作批評。

李塨年譜自道光十六年刊行以來，幾經重印，版本甚多。目前可以得見的，有道光刊本、畿輔叢書本、顏李叢書本、國粹叢書本和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鉛印本等五種。道光之後諸本，祖承舊本，翻刻而已。若就版本目錄學而論，蓋以道光本爲最善。此次整理，即以之爲底本，校以他本，擇善而從。對個別明顯的文字訛誤，逕作改正。避諱字，如以「元」代「玄」，以「宏」代「弘」，以「歷」代「曆」等，除個別易滋誤解者外，一般不予改回。須

作說明者則簡註於頁末。另於譜文每年開首處，均括註公曆，以便讀者。

道光十六年本原編次如下：一、讀恕谷先生年譜題辭（惲鶴生）；二、恕谷先生年譜總跋（李鍇）；三、凡例（馮辰）；四、李恕谷先生傳（惲鶴生）；五、李恕谷先生年譜序（馮辰）；六、題李恕谷先生年譜（范鳴鳳）；七、李恕谷先生年譜跋（李浩）；八、李恕谷先生年譜後記（李淑）；九、年譜正文卷一——五。此次整理，原序及凡例仍列有關正文之首，其他題跋後記則列爲附錄一。附錄二則收墓志、傳記多篇。其中除惲鶴生所撰傳係底本原有者外，其餘均爲點校者所輯錄，意欲供讀者參照年譜，借以更多地了解譜主的生平。
點校者學殖寡淺，此次整理，疏誤在所難免，懇請讀者不吝賜教。

陳祖武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李恕谷先生年譜序

庚寅歲春二月，先生西遊秦，託辰教其子，遂命爲之修年譜。辰受命，按先生從顏習齋遊所立日譜，輯錄抵是年，五十有二歲，成帙若干卷。先生自秦歸，訂之。或謂先生年方艾，不宜生前修年譜。辰思年譜猶日譜耳，日譜記功過以策勵習行，年譜何獨不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始易而終難也。始易終難，則愈宜有所策矣。先生年始衰，而猝少壯時功力，置之几案，寓於目側，有不戰兢惕厲以振其後，俾其學如一日者耶！況我輩在門下者，多畏難苟安，今觀先生年譜，少壯精進如此，有不勃然奮勉，求步其後塵者耶！且不獨吾黨，四海之內，久沉溺於宋、明之虛浮，以致議論多躬行少，而純法孔孟，踐履篤實者，惟見於習齋先生一人，恐其信之猶未堅也。今再見此模範，以爲恕谷學行與習齋若合符節，而其修明禮樂，謀畫經濟，更有以補習齋所未及爲者，則豁然悟，崛然起矣。揚子之波，設洪船以拯溺，高其轍，招招其音，非長年之好名也，其情急也。苟有志之士，聞風共振，則聖道立興，雖孔、孟在天之靈，亦必欲我先生之年譜及時流布也，修之烏容緩哉！時康熙歲次壬辰，孟夏穀旦，樊輿門人馮辰頓首拜撰。

凡 例

一、先生年譜，自庚申七月以後，皆採之日譜；以前，則本之辰所素聞於先生者。

一、顏先生每歎先儒黨同伐異，虛學欺世，故先生昔爲之修譜，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鏝飾，以守習齋之教也。今辰譜先生，敢不直書？況又承先生面命。

一、大德大節固必書，至於悔過遷善，正所以勉強進德也，亦詳載，不避重複。其次，辨學論道者必錄。若夫講經論史，俱備載他種著作，此祇記其大旨。

一、先生親師取友，互相責善，乃生平所資以進德修業者也，書之。

一、先生交遊下世者，各附小傳以傳。

馮辰識。

目 錄

李恕谷先生年譜序	馮辰	一
凡例	馮辰	二
卷一(一十二—二十七歲)		一
卷二(二十八—三十九歲)		一五
卷三(四十一—四十六歲)		六五
卷四(四十七—五十二歲)		一〇七
續纂李恕谷先生年譜序	劉調贊	
卷五(五十三—七十五歲)		一四五
附錄一		
讀恕谷先生年譜題辭	惲鶴生	
恕谷先生年譜總跋	李鍇	
目 錄		

附錄二

題李恕谷先生年譜	范鳴鳳	二二六
李恕谷先生年譜跋	李浩	二二七
李恕谷先生年譜後記	李淑	二二八
李剛主墓誌銘	方苞	二二九
釋言	方苞	二三三
李恕谷先生傳	惲鶴生	二三三
李塨傳	清史列傳	二三一
李塨傳	清史稿	二三四
學正李先生塨	戴望	二三五
李塨傳	徐世昌	二四〇
顏李二先生傳	劉師培	一四九
李塨傳	韓志超	何雲浩
		一五一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己亥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閏三月二十四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李，諱塨，字剛主，號恕谷。始祖諱進忠，本小興州人。明初，遷北直隸保定府蠡縣西曹家叢。歷六世，至高祖諱運，雄偉剛直，賊劉六、劉七作亂，肆掠過門，見其與弟還，制挺轟然也，不敢入。曾祖諱應試，號鵬菴，縣學生員，多長者行。祖諱採，字素先，剛直仁厚，好施與。父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則海內所稱孝慤先生者也。嫡母同鄉耆德馬公女，生母易州世襲錦衣衛指揮馬公女。時孝慤先生奉素先翁居蠡城，篤志潛修。孝慤有文云：「予年強仕，始立長子，命乳名曰四友，期之以疏附先後之儔也。」齡歲入學，更名曰塨，恭欲其謙，土欲其實也。」

庚子（一六六〇），二歲。

辛丑（一六六一），三歲。

壬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四歲。

孝慤先生抱提，口授孝經、古詩及內則、少儀。素先翁彎小弓，引之學射。

癸卯(一六六三)，五歲。

甲辰(一六六四)，六歲。

乙巳(一六六五)，七歲。

丙午(一六六六)，八歲。

入小學，孝慤先生教學幼儀，讀經書。

丁未(一六六七)，九歲。

戊申(一六六八)，十歲。

己酉(一六六九)，十一歲。

二月，素先翁壽八十七歲卒。孝慤先生率先生入曹家叢居，一以便省父墓，一以父葬後，兄節白公迎母居鄉，便侍養也。當素先翁彌留時，指溺壺使節白公用，節白公躊躇，先生旁語曰：「父去，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同從兄萃生等學，見他人作文，隱構一首，萃生見之，質於孝慤，即從順，自此遂作文。

庚戌(一六七〇)，十二歲。

辛亥(一六七一)，十三歲。

壬子(一六七二)，十四歲。